

處處舞台 何力高

TEXT : 林天瀚 JOHNNYBiG
PHOTO : 熊暉 JOELhf

「一個反傳統的老師，在非常傳統的中學任教，實踐了他浪漫的教學理想。」

這是羅賓·威廉斯 (Robin Williams) 主演的電影

《暴雨驕陽》(Dead Poets Society) 的故事大綱。

這套 1990 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的電影，

令當時還是中學生的何力高三出三入電影院，

他說在電影中這樣保守的學校，

能看到學生怎樣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，

對抗權威的感覺很強烈，好感動。

反傳統老師 VS 非常傳統中學 = 奧斯卡最佳劇本，

那培正這樣的「傳統的中學」...

哈哈，一個血淋淋的改編劇本 (訪問) 即將誕生，諗住。

結果未來導演說，他眼裏的培正除了年份 (2019 年將屆 130 周年) 之外，

其實並不是一所很「傳統」的中學。

.....

好，戲劇中矛盾對立的「盾」消失了，壞事幹不成，

那「反傳統老師 + 浪漫的教學理想」又可否當一支矛，直戳深處？

各位請坐好，訪問，即將開幕。

何力高 (勇社, 1991)，就讀培正幼稚園、小學，到中學畢業，然後培正中學任教，再當副校長，於 2018 年 9 月正式獲委任為培正中學校長。說他是一個「培正人」的典型，相信你不會，亦很不容易反對。

你會怎樣形容童年 / 學生時代的何力高？

「我成績還未到『學霸級』，但又不太差，大概中上吧；我很喜歡睇書，同時又未列入『好乖』那種孩子，未當過 Prefect (學長)，但間中又獲委為班長。在老師眼中，可能是那種『第二浸』好孩子。比較特別的是，我在培正從中一開始『傻更更』地接觸了話劇，從此話劇影響了我一生，到今日我都沒有離開過舞台，這也是我做到最開心，最擅長的一件事。

當年是中一學期末的暑假，同學找我一起參加校際話劇比賽，還記得故事內容是個『低低能能』的鬼故事，當我參與之後發現演戲讓我有很好感覺，自此便愛上了咗話劇。中二開始，我加入了紅藍劇社，自此在 Division 1 的聯校話劇比賽中，便連續 3 年摘下了演員獎。當時我熱愛喜劇，唔怕醜，喜歡搞笑，更喜歡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，同時我的語文水準也不賴，可以清晰地表達自己。多年來

劇社的同伴，可能比我自己的同班同學更親密，而今時今日我最好的朋友，就是當年劇社的戰友。」

你覺得你是否一個「典型」的「培正人」？

「培正」這個逾百年的品牌，最貼切的

形容詞可能是「傳統名校」，

你會怎形容這個「品牌」？

「普通培正學生的成績很不錯，我也算是其中之一，但如果要成為最頂尖那一群，但要犧牲生活中繽紛色彩，或錯過生活難得的體驗和機會，那我會希望培正學生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個性和個人特色，而放棄叻到去塔尖。

「今時今日眾多校友，當中例如科學家或其他研究界別的，他們在當時香港，也未必是讀書方面的尖子，但他們絕對有自己諗法，繼而做出好成績，戲劇界的鍾景輝先生就是一個例子。我希望培正學生，有着這個面貌和水準。

「我並不同意說培正是一間很『傳統』的學校，雖然擁有將近 130 年悠久歷史。培正比其他學校自由，給予學生很多機會，有很多有趣的事可以發生，但又不一定有人會給你幫忙，例如培正的啦啦隊，完全由學生自主，每次

表演的規模都不弱，加上現今社交平台的關係，氣氛對其他人能更具感染力。坦白說，培正另一個優點，是你有任何想法，學校會給你空間完成，資源亦不缺少，只要不是特別的離經叛道，例如學生在學校門口即席上演頭劇表演，也沒有問題。培正的『細路』是很精靈（ling1）的，很多點子的，很活潑的，正所謂『培正馬騮頭』，呆呆的又怎會是培正學生？」

「像我成長時的導師，他要兼顧課外活動主任，壓根兒沒時間照顧我們，變相我們甚麼都要靠自己，但同時我們可以以倍速學習。教學方面，我們的『餡』也不算得上是保守，例如學校早幾年的 I.T. 教學，又例如校長才剛作領隊，帶領一整隊人到北極考察！」

你認為「傳統」在現今教育中的位置是？

「我認為培正承傳下來的傳統當中，最旗幟鮮明的是作為一間中文中學，就算當全世界都趨之若鶩，以英中或 EMI 為目標的時候，我們繼續捍衛着中文教育，相信實行例如英書中教，是對學生有最好教學效果的途徑，而且一個母語教學的環境，能讓學生有一個好好地表達自己的氛圍。

另外更重要的價值觀，包括熱情、勇敢，同時冷靜、理智的紅藍精神，校訓中『至善至正』的原則，加上作為一間基督教學校堅守的信仰與品格，這些傳統是一定要守的，我不能接受培正學生會為着一些慾望，或想達到某一些結果，而變成急功近利，不擇手段，能夠堅持以上提到的基督教信仰價值觀，最為重要。」



培正的『細路』是
 很精靈(ling1)的，
 很多點子的，很活潑的，
 正所謂『培正馬騮頭』，
 呆呆的又怎會是培正學生？」

你在劇界別有很豐富的經驗，你認為帶領一個劇團和一間學校，有甚麼相似的地方？

「(想了想) 首先是校長的角色，包括了導演和監製，後者主要是爭取資源，要令學校為人熟悉，亦要確保行政暢順；導演那部份，作為一個概念和方向的領袖，要確保能夠發揮每一位演員(教師)的強項，改善他們的弱點，給他們配對一個最合適的角色。每位老師都有可以發光的潛能，如何能夠讓他們有機會散發着光芒？有時候，老師十多年的教學，除了能變成經驗，也可能會變成了一種習慣，要避免原地踏步，就要不停充實和發展自己，將最好的教學質素帶給學生，令大家可以繼續向前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「在劇組眾多位置當中，我最喜歡當演員，年長一點，喜歡當編劇；到現在這個年紀，便當監製囉。但話說回頭，其實你着我當甚麼角色，就算是後台等等，總而言之關於舞台每個崗位，我都會義無反顧，買飯呀擔擔抬抬呀等等亦無問題，當我的步踏入劇院的一刻，我便會好開心，像喜愛足球的人一樣，一踏入球場，便會開心興奮。

「教學崗位上，我習慣當一個前鋒。我很喜歡教學，原則上教師與演員是沒有分別的，課室是你的表演場地，是劇院(theater)，怎樣令到 30 多個『觀眾』，在上一堂還悶得沉沉睡去，但到你上的一堂便興奮莫名？你可以視老師為其中一種表演藝術，當然要累積一定教學經驗才領會及明白這道理，予以實踐。還有，我好像有點『長唔大症候群』，留戀中學和大學年代，因為這個時期是人生很開心的階段，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我很喜歡和樂意和學生溝通，大家可以傾偈傾得好開心！

所以無論甚麼時候，我都會堅持做我的『演員』(笑)。」

如果問你「培正」這學校最大的缺點是甚麼，你會認為是？你會怎樣面對這個「缺點」？

「我認為這個『缺點』，不單只是培正，更可能是香港社會所面對的問題。

課室是你的表演場地，是劇院 (theater)， 怎樣令到 30 多個『觀眾』， 在上一堂還悶得沉沉睡去， 但到你上的一堂便興奮莫名？

「這個問題，就是學生太忙碌，父母太緊張。回想我成長的年代，父母出外工作，冇人會特別理會你，俗語講句是自己搞掂。而我很多時間都花在課外活動和課外書、小說等等，我語文上的知識或大部份 idea (想法) 都來自書本，還有，當時我係唔補習的。

「現在的小朋友，脫離父母管束後都唔睇書啦，很忙啦，父母也不勝其煩，不停地『掙』佢哋啦。但話說回頭，亦不能否認現在的考試制度係 demanding (苛刻) 了不少，對學生要求也很高，需要學生應付的範疇沒完沒了，相對學生的生活空間也狹窄了。

可以點解決？

「老實說，得承認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，老師們到現在還未有一個很具體的解決方案...但未來幾年想引入一套理論叫『正向教育』(positive education)，強調 well being，能夠有多一點空間，令生命有多點體會。雖然還有一段距離，但我們會努力朝這個方向去走。

「如果學生花大部份時間追趕成績，目的是成為尖子，或以成績作為唯一成就考慮的話，那未來日子我想花多點資源，將墮後了的一群學生推進，與前面的同學接軌。我不是中國，要避免極端的『貧富懸殊』，我係想呈現小康社會。我想大部份學生，都能夠找到自己的喜好，甚至生命中重要的事，我唔想放榜時，對着別人說學校有X個狀元的同時，代價是有一班送死的『炮灰』。

「如果真的要二選一，我情願冇咗兩個狀元...咁當然，兩個目的都達到就最理想。」





「20年前開始當老師，當時我對教育界其實沒甚麼期望。有一天在教會碰上當時的副校長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回到培正教書。當時，我最想當的是演員，不停到劇團面試，但同時又怕捱窮，加上我又不是演藝學院出身，種種原因令我覺得做業餘演員，是當時我的最佳位置，而當時朋友埋了一個叫《糊塗戲班》，我可以穩定地參與劇團，所以教師這個工作，令我可以有穩定的收入，以滋養我的藝術生命。」

「劇情發展的第一浪，是4年之後我終於頂~唔~順！當時我常反問自己，一個像我般修媒體科目的畢業生，遇上教師這工作也只不過是路過的邂逅，玩下的工作罷了。結果辭職之後，我找了份媒體工作，當記者，再然後轉當書籍編輯，即是朝九晚八係咁對稿的那一種。」

第一輪『讀甚麼便做甚麼』的折騰之後，另一個轉折「叻甚麼要做甚麼」出現了。

「一年後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，認為我不會做一份不需要說話的工作，反過來說，一份不用說話的工作，對我來說原來好痛苦。剛巧，當時學校再出現空缺，重新思考後，原來早年自己已開始愛上教書，結果再順應自己再執教鞭，這次一教就六、七年。其實，我都知我是個每隔幾年便坐唔定的人，工作，是要提供新鮮感以及滿足感的。」

這趟，是「認清了甚麼就做甚麼」。

「我估計我應該是培正史上第一個，會向校長申請停薪留職一年的老師，為了到美國參與一個交流計劃，在一間私立中學義教一年。之後復職，到2012年，那年大概是新高中課程，糾纏了一年之後，我覺得我有點油盡燈枯的感覺。當時38歲，雖然職升了人工又加了，但像名著《鍊

金師》(O'Alquimista, 另一譯名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)中所說『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』，一把最真實的聲音，在每日工作加上不停改卷嘅日子叫喚我，結果今次甚麼也沒考慮了，一封信就走，是為裸辭。」第二次的離開，是「聽到甚麼要做甚麼」。

「這次離開，令我有緣遇上一班熱衷音樂劇製作的老闆。因此，可以孕育了L Plus H這間戲劇製作公司，當時出品了像《爭氣》這些比較為人熟知的作品，然後發現香港好多老闆，原來都好支持音樂劇/話劇。」

「2015副校長退休，當時是我第三次回到培正。第三趟的回歸，帶回校的是過去三年真正開了眼界，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物，它們都正在改變我的人生。回首我的成長，在培正讀書，然後任教，好像世界的闊度就只得培正的學生。經歷過的三年，我接觸了許多Brand 3、最窮、香港最弱勢的學生，甚至視障心光的同學們，發覺其實Brand 3的學生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現，他們具有很多Brand 1學生也沒有的優點，他們都很謙虛，也確實當中有些學生會欠缺自信，但只要你畀到好proper(適當的)、好嚴謹的訓練，他們一樣可以做得非常出色，最後最重要的是，要發掘到佢哋嘅興趣，實踐他們所喜愛的事情。」

「例如我們那一套音樂劇《奮青樂與怒》的女主角，她是個菲律賓人，是一粒中文字都唔識睇的小妹妹，最後她可以應付一整套兩小時全廣東話演出的劇目，我是由衷佩服她的。」

「我覺得上帝好好，佢推咗我出街三年，旨意是要我能夠有不同的體會，令我在價值觀上有很大的改變，否則我覺得我會像那些『名校』校長，專心地『谷靚』自己品牌，谷多幾個狀元，最後變成市市儉儉，急功近利的典型。」

三出三入的獨白